

年澡

年韵

◎朱坚

曾经，镇上只有一家浴室，曾经，冬天只洗屈指可数的几次澡，于是有了“年澡”这个概念。

照例，腊八粥吃过后的一天，父亲就要牵着我的手去浴室洗澡了，洗澡是父亲觉得非常惬意的事情。父亲说，替换的衣裳寻出来，明天就去混堂沐浴。

父亲说的混堂就是浴室，那年头，我们这个镇上只有一家像样的浴室，坐落在电厂桥下塘。渐近除夕，小街上的店面多半打烊了，路上行人零落，听得到脚步溅起石板缝里的雨水，父亲挟了包袱牵着我的手慢吞吞地走在魏塘长街上。路过谈公桥，石坎门堂里冒出来余走油肉的香味，我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一缩鼻子，吸进来的是自己的鼻涕。

“快点走啊，家里也是有的吃的。”父亲看我不情愿离开的样子，握紧了抓住我的那只手，加快了脚步。走过电厂桥就是市河下塘，看得见浴室那支烟囱冒烟了，这时候我走在父亲前面了，在卖电影票一样的小窗口下，父亲从扣在腰间那只皮夹里摸出钱换了两个洗澡的筹码，他又把找头贰分钱奖励给了我。

父亲重新牵起我的手，掀开客堂的棉布挂帘子，客堂沿墙壁围了一只只柜子，柜子下面连接一圈有撑脚的木板，木板上铺了草席。客堂里面的人有的光膀子赤膊正在揩着湿淋淋的头发，有的一丝不挂地坐在席子上抽香烟喝茶，还有哼哼小调的人，更有人装模作样在大镜子面前穿衣打扮又梳弄头发，努力摆出个“三七开”的样子。服务员递上一块块绞干的热毛巾，让洗完澡的浴客揩汗。

没有位置了。父亲帮我一起脱光衣服，将衣服连同那个包袱一起，放到客堂临时搭起的一排木板上，招呼服务员照顾一下东西，抱起我进了浴池。父亲把我安置在大池水中的台阶上坐好，说不要乱跑，先用温吞水泡泡，自己跑到隔了一道坎的小池的木头架子上面躺着，任凭下面冒上来的热气蒸着。我在插蜡烛一样的大池子里，看赤裸裸的人群拿毛巾挥来挥去，却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洗涤污垢，抬头看看圆形的顶上结满水珠，在满是雾气的池子里，人好像蹲在蒸笼里，气短胸闷，蒸到头昏眼花，憋不住了逃到外面淋浴的莲蓬头下才

算清醒许多。一会儿，父亲从池子里跑出来，把我抱回老地方，很凶地呵斥不准我逃走，说一定要在水中泡足泡透。父亲自己在木头架子上蒸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走过来从水中拉起我，先是用绞干的毛巾裹在手掌上在我身上擦，擦过之后，重新放回水里再提起来，然后用丝瓜巾在我背上搓。我疼得眼泪水出来了，“哭啥，你看看人家！”父亲发火了。我顺着父亲的指向，看到小池的坎上平伏着一个壮汉，旁边一个瘦老头躬着腰，手里拿着丝瓜巾，有点像磨菜刀，又有点像焗鸡毛一样在壮汉的后背脊上搓擦，那壮汉似乎还很惬意呢。我不敢抗拒，任凭父亲在我身上折腾，直到他认为“污皮泥”搓得差不多了，才放我走到莲蓬头下去冲洗。也许父亲认为，进了混堂，只有严谨细致地完成这些工序，才对得起他用捌分钱买下的筹码吧。

在搓“污皮泥”的时候，父亲会突然不明不白地教导：“晓得哇？人是泥做的啊！”父亲的话好像有些道理，不管借用不借用工具，他的手在我的身上搓擦，总会推起一丝丝的污垢来，尽管冲淋浴，以后再搓还是会再起污垢。好像人身的内核真是泥捏的坯子，那些泥总是会渗透包裹着它的肉体，不断钻到皮肉的表层，这种叫做污皮泥的东西要想弄到清清爽爽是不太容易的，难怪父亲和夫人都讲究搓污皮泥。

洗过年澡，走出混堂，多半已经亮了街灯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父亲会格外兴奋，挂在嘴边的话肯定是，“真的好像脱掉了一层皮”。而在我的印象里，从闷热潮湿的混堂里出来，突然感到无比的凉爽，唯恐错落少穿了一件内衣，那件迎春的新衣罩在身上空荡荡的虽然不甚合身，身子却轻飘得很。父亲说的脱掉一层皮，印证在我身上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回家的路，我不再需要父亲牵手，父亲也不再担心我溜走。我只想着蒸笼里的方糕粽子、饭镬上的笋干走油肉、插了公鸡羽毛的攒炮早一点到位。回家的路我比出发走得快了许多。父亲边走边唠叨，重复着年年老话：“要么明年多花一点钱，买个甲等间的筹子，这样的话木屐好用新的了，出来还可以泡壶茶，孵一歇，躺在椅子上困困觉再回去。”

天晓得，那是父亲希望的明年哦。混堂！明年我还会来洗澡吗？

去县城过年

年韵

◎潘群飞

小时候，对家在偏僻农村的我来说，去慈溪县城是一个模糊又美好的梦想。尽管我的大姨每年都会接外婆去他们城里的家过春节，有时还携带几个小孩一同前往，可“好运”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。

十岁那年，机会来了。接到外婆捎来的口信，我终于体会到了以前课文里常读到的“高兴得跳了起来”是什么感觉。

大姨虽然成了“风光十足”的城里人，可对娘家的东西依然十分钟情。她不喜欢商店里鲜艳的棉被，说太薄，不如乡下的厚暖。家里虽然摆着各种时新的糕点，却对农村的汤团、冻米糖还念念不忘。本来说好了我与外婆乘大姨夫公安局的三轮摩托进城，就因为大姨的这些好东西占了我的位置，我就失去了体验坐摩托车的机会。

天还灰蒙蒙的早上，我坐进了去县城的汽油船。可我的心早已乘着摩托车飞驰在柏油马路上了。船儿根本不懂我的心，依旧不紧不慢。我只得看看窗外的风景来打发时间。每个河埠头已早早地被女人占领，洗衣的，拔鸡毛的，船驶过时翻滚的浪花总能溅起她们的一片笑声。岸上粉墙黑瓦里飘出的蓝色炊烟和白色热气缠绵嬉戏着。空旷的田野上，麻雀们正叽叽喳喳地忙着抢收过冬的粮食。岸上孩子把点燃的啄木鸟鞭炮扔下来，河面溅起一朵水花，我和他们脸上也同时开出一朵朵小花。

经过4小时的水路，县城喧闹的人车声终于向我飘来。我无暇顾及眼前的车水马龙，冲上岸，直奔火车站。真是好运。一列火车如一条巨大的蟒蛇，喘着粗气正从远处呼啸而来，车顶的滚滚白烟如蛟龙翻腾，真让我大开眼界。记得我在以后的作文里是这样描写那时的情景的：“无数个铁轮手拉着手，背着一只只绿色的箱子在天南地北奔跑。如果能带上我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呀！”火车载着许多颗漂泊在外的略带疲倦的心，在家乡的小站停靠。兴奋的眼眸和焦急的目光紧

紧拥抱在一起。一只只沉甸甸的皮包从窗口递下来。我对包内的东西浮想联翩，是一件新衣服，是美味小吃，还是一本好看的小人书？

来到大姨家，只见其他亲戚的孩子早已围坐在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，有说有笑地看动画片了，几双小手在旁边花花绿绿的糖果盘里快速跳动着。我也赶紧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边吃边看，吃完后，还把精致的糖纸藏入袋中，以便日后在小伙伴面前炫耀。那时城里好像也没有自来水，十几户人家共用庭院内的一口大水井。快过年了，用水的人多量大，队伍排得老长。因为大家谁也不肯放弃电视，最后只得轮流排队替大姨提水。

临近下午1点，终于开饭了。大姨夫为了这顿饭托人私下多搞了几张海鲜票、肉票，大姨也竭尽所能，在厨房忙了半天。在“奢侈”的餐桌上我吃到了宽如四指的鲜带鱼，饱尝了由几种荤素巧妙组合的炒杂荟。尤其是那条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黄鱼，滋味真让人终生难忘。晚上，鸟笼似的小屋睡不下这么多客人，我和小姨夫几人只好安排在公安局的水泥山洞里，听说以前关过犯人，虽心有胆怯，大概白天玩得太累了，竟一夜睡到大天亮。

第二天，表哥把我们许多梦寐以求的想法变成了现实。带我们畅游了龙泉山，目睹了老虎的威风，孔雀的美丽，跑遍了城内琳琅满目的大商场、新华书店，还在古老的通济桥上拍照留念……下午1点左右，玩意未尽的我被家人拉到了汽油船上，结束了幸福之旅，缓慢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又要过年了，孩子们的快乐像花儿一样竞相开放，亦如我们小时候。可大人们总是感叹年味越来越平淡了。

我们科室的年夜饭

暖聚焦

◎应爱卿

我们特需病区是个新开的科室，也快三年了。我作为护士长，每次过年，总要花费一些心思。前两年的年夜饭，我都安排在自己家里，下班后或上班前到超市采购两次，再在网上淘个价廉物美的小礼物，买些小姐妹们喜欢吃的水果，做一些我拿手的特色家常菜，醉了来个家庭卡拉OK，彻底开怀释放，慰劳慰劳她们辛苦的付出。今年的年夜饭，我本打算还是在家里过，可我的美小护们不同意了，她们说：“阿长，你的腰疾连上班也是硬撑，再也不能这般劳累，我们吃完拍拍屁股走人，你还要收拾一片狼藉，不行，今年就不吃年夜饭了。”

听着她们率真的话语，真是让我感动。回想二十多年前的科室年夜饭，主任护士长总会定个相对工作空些的晚上，大家在单位的食堂聚一下，吃的是食堂的大锅菜，喝的是稻花香种子酒，可医生护士就是兄弟姐妹，并肩作战，互相依靠，其乐融融。后来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慢慢地时兴在饭店吃年夜饭了。再慢慢地，在高档的酒店，桌上是好酒好菜，可人人不是在低头刷微博就是在发微信，暖暖的空调房间抵不过背与背之间的冷淡。手里的手机才是小亲亲，忽然觉得过去的感觉一去不返了，科室如家，家已不是往日的家了。

或许我真的有点另类，或许我真的是个非常爱家的人。当我有机会一手创建一个新科室时，我也有了把科室打造成一个家的念头。因此在这新病房里，不但要给病人最温馨的服务和关怀，也要给我的美小护们温暖和关爱。一个人在职业上的努力程度往往取决于她们所得到的爱，因此给她们家一样的温暖是我一直要做的。爱如三月春光，情满特需病房。这是我们科室的宗旨。

一晃又要过年了。这年夜饭还是要吃的。经过我们一番讨论，最后决定，按照惯例，每月初护士长会议后，科室一定要开一次科务会议，就定在2月6日晚在科室休息室吃年夜饭，每人自带一到两份菜。这样上半夜班的同事也不会落下了，真正的全家福。我也接受我的美小护们的体贴，不用起早买菜，落夜打扫。

吃年夜饭了，每个人都暗自准备。我担心这餐年夜饭会不如往年热闹开心，但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小娜昨晚发晚了，回到家快11点了，连夜做好她拿手的韩国泡菜和红烧大虾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，让人一下子感到肚子饿了。建丽烧的是可乐鸡翅和甜面酱，凯凯怀孕了，一直嚷着要吃甜面酱，那酱里的馅子有冬笋、瘦肉、花生米、香干、油豆腐、黑木耳，凯凯说味道交关好，赛过山珍海味。珊珊的菜是酥脆的海苔潮虾和可口的凉拌凤爪。丽娜最辛苦，后夜班上出，一不小心打了个瞌睡，把笋烤肉有点烧焦了。巧玲刚刚成家，饭菜是不会弄的，她婆婆给她烧了道酸菜鱼，经过大家的点评，卖相味道不逊于我们平时常点的外卖酸菜鱼。群飞怕我们菜不够，烧了老大一碗的煲。我当然呈上我的经典之作芥菜炒年糕和“全家福”，年糕是老家手工年糕，柔韧滑软，“全家福”佐料透骨新鲜，外带蛋挞当点心。清洁工阿姨炖了排骨蘑菇汤，与大家一起吃年夜饭。今年的年夜饭，真正团圆，一个人都不少。吃着自带的菜，聊着我们以往的事，工作的辛苦、委屈、误解、感动，以及病人对我们的理解，大家的团结合作，美丽的方家河头、杜湖湖畔的情影欢笑……有家有爱，工作才不会觉得如此辛苦和劳累。我看着她们美滋滋地品味着我们自己做的美食，趁机拿出我早已准备的红包，这是我们一年来各种比赛奖励的结余，平时不舍得用，现在每人100元。钱很少，看着她们满脸的欢笑，我知道这小小的红纸包里是无价的情谊和爱。

这次的年夜饭吃得比以往都节约简单，但是聚会氛围比以往都要好。

第 5809 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